

安徽山水志丛书

九华山志编纂委员会 编

九华山志

明

林

首

序

明

林

九华山志编纂委员会 编

九
华
山
志

劉德
霖



黄山书社

责任编辑：吴万平
曾石铃

封面设计：方绍武

封面题字：赵朴初

扉页题字：刘海粟

插页设计：史游

九华山志
九华山志编纂委员会编

黄山书社出版

(合肥市金寨路 283 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安徽省出版总社激光照排服务部照排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7.25 插页 8 字数 400000

1990 年 9 月第 1 版 199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5000

ISBN 7—80535—202—X/K·59

(精)14.00 元

定价：
(平) 10.00 元

凡例

一、本志主要记述九华山风景名胜区 120 平方公里之内的历史和现状。但为了全面地反映本山的自然和历史演变过程，有关地域、人物、寺院、庙产等，不受此限制。

二、本志追溯历史，上限不定；记述现状，基本断于 1987 年，少数内容直至定稿时为止。

三、本志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则，对以往种种传说、迷信和谬讹之处，力避俗同，纯菁旧说，以现代科学为依据，还历史本来之面目。

四、全志共分篇首、专志、篇末三大部分。篇首列全图、凡例、序、概述；专志设自然环境、胜景、佛教、文物、建筑、人物、艺文、旅游、管理、杂记 10 篇；篇末为附录。全书采用志、传、考、录、图、表等体，图表随文附列，以求图文并茂。

五、《概述》系提纲挈领地介绍本山的地理位置、山名由来、风景特点、开发沿革、宗教文化、态势和展望，从中反映九华山自然、历史演变的规律及其旅游资源的价值，以便起钩玄提要、总摄山情之作用。

六、本志对“目异事近”者，采取此详彼略、此合彼分、变换角度等办法，来处理交叉重复问题。《建筑》中的“庙宇”，按建筑式样分类，选择有代表性的寺庙，记述其建筑风格、特点，以避免与《佛教》中“寺院”重复。

七、本志所录“名道名僧”、“乡贤名士”，按照“由远而近”、“生不立传”、“功过并书”等原则记述其人其事；“游山名人”，则不论古今生故，一并记录。

八、本志资料，多半采集历代山志、有关古籍和档案资料，部分来自近人著作和调查材料。除重要观点、重要史料、重要考辨外，一般不加注释。

九华山志序

刘海粟

历史人物的活动，靠传记反映；灵山秀水的史迹珍闻，赖地方志去表现。熟悉、热爱祖国的历史，理解先民创业的艰辛，可以获得丰富的知识和积极的力量，帮助我们美化情操，建设明天。

早在二十年代，我们看过旧版《九华山志》，其中选录了大量诗文，还有许多历史地理方面资料，留下很深的印象，从而增强了对九华山的向往。这回以九十三岁白发老学童的身分，初次来畅游、作画，面对千年贝叶经，明代血经，保存三百五十余年的无暇和尚真身，历代帝王颁赐的金印、诏书、玉器、法器以及借山势修建的寺庙，都有似曾相识之感。在观景的时候，李白、刘禹锡、杜牧、范仲淹、王安石、苏子由、文天祥等人的眼光、角度、处境，不断地唤起我的联想。那种境界颇微妙，很难用语言表达。

旧志书受到时代的局限，书中某些疏漏或失实之处，需要新人新作去加以补充。最近竣工的新志，反映出作者们的努力。书稿对九华山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，作了全面的叙述，选用了很多幅照片。披图诵文，有身历其境的亲切感。阐述宗教史部分，总想以新的角度，给以科学总结。比起旧志，进步是显著的。整个工作的进行称得起虚心、扎实，对于默默耕耘的作者们，表示由衷的感谢！如果还有什么苛求的话，有关宗教史的研究，还可以深化一

步；全书文字较为质实，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文采。

修志书是要耗费人力财力的壮举，山志的编著出版，得到了有识者的支持，方能摆脱经济干扰，短期出书。出书也不应当是修志的终结，应该说是开展深层研究的新起点。希望朋友们在这个练兵场上练出各自的新水平，然后投身到广阔无限的新战线上去！

一九八八年十月于上海

九华山志序

吕秋山

九华山之所以出名，除了它得天独厚的优美环境外，还由于历史上两位文化巨人的青睐和传扬。唐开元年间，新罗高僧金乔觉航海东来，卓锡九华，苦修成道，寿九十九圆寂后，被僧徒尊为地藏菩萨应化。从此，九华成为地藏道场，“而山益彰”（清康熙《九华山志·李灿序》）。与此同时，唐天宝年间，大诗人李白应友人邀请，也来山畅游。他远眺九峰如莲花盛开在蓝天白云之间，即景生情，歌曰：“妙有分二气，灵山开九华”；“天河挂绿水，秀出九芙蓉”。并削旧号“九子山”，更名为“九华山”。于是，“九华名遂闻于天下”（明嘉靖《九华山志·陈凤梧序》）。当李白来山赏景吟唱之时，金乔觉也在九华山宴坐禅修。至于他们是否相晤，史无记载。但他们用自己的行为、才华，为九华作出了贡献，使山色增辉。山因诗而名传，佛依山而显灵，佛教名山从此声名大振。自太白之后，迁客骚人、文人雅士纷至沓来。从唐至清，这里便相继建有费冠卿书堂、太白书堂、滕子京书堂、阳明书院、双华精舍、甘泉书堂、天柱山房等众多书院。许多文人学者，如刘禹锡、杜牧、杜荀鹤、张乔、殷文圭、王安石、周必大、杨万里、萨都刺、解缙、王阳明、汤显祖、袁枚、湛若水、施闰章等，都曾来此或横琴山溪、吟诗作画；或隐居山庄、讲学立说。一些佛教徒也在这股文风熏陶影响下，风采扬扬，诗情荡荡，组织诗社，集众酬唱。如唐诗僧神颖、应物、冷然、齐己，宋代圆

证、清宿、希坦、寒碧、了机等人，均属“外僧内儒”者，留有诗篇。明代王阳明曾写诗赞道：“岩头金佛国，树杪谪仙家。”因此，九华山不仅是一个佛教圣地，而且又是一座文化名山。

我在黄山工作多年，对山水相连的九华山早就向往之。今受命于修志事业，有幸盘桓于九华山水间，乐以忘归。每当经过一径一石、一草一木；目睹一寺一院、一亭一榭；耳闻古刹钟声、谷间泉鸣；品尝山珍香茗，无不沉浸在如诗如画、似醉似梦的灵山仙境之中。恍然之后，终于悟出了九华神奇的真谛——原来它集自然美与人文美于一体，美在其中，美在其秀。“九华如花”并不过分。面对如此锦绣的山河、灿烂的文物、蓬勃的新姿，我不能不想到一个历史遗憾，从民国 27 年印光法师主修的《九华山志》以来，迄今半个世纪尚无一部全面科学反映九华历史和现状的新志书。但是令人欣慰和敬佩的是，九华山的同志在改革、开放形势的鼓舞下，成立了编志班子，按照中国地方志规划会议精神，用新观点、新资料、新方法，善于继承旧志的优良传统，又敢于创新，经过 4 年广征博采，辛勤笔耕，终于完成了 40 万言特色鲜明、图文并茂的新山志。这对稽古拓新，殚精择萃，昌明文化，振兴旅游业，可谓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壮举。

新编《九华山志》的出版，无疑将为中国山水志增加新的篇章，不但为保护和建设名山提供可信史料，也可为海内外信士、游人、学者兼作详细的观光导游和科学考察之用。因此，我欣然命笔为之作序。

一九八八年八月于合肥

九华山志序

方正全

九华山历史悠久。早在两千年前，即汉武帝元封年间（前110—前105年），这里就有道家活动，曾被道家视为“第三十九福地”。东晋时佛教开始传入九华。唐中叶，九华山被辟为地藏王道场后，寺宇林立，香烟缭绕。明清时期，九华享有“香火甲天下”盛誉。遂与五台、峨眉、普陀共称中国四大佛山，而闻名于海内外。

“灵山开九华”。唐代大诗人李白游山留下佳名杰句以来，文人逸士或登山揽胜，或隐卧山林，或设馆讲学，传下大量吟赞九华的诗文书画，遗有众多的文化古迹。历代僧人信士、能工巧匠，披荆斩棘，营造寺院，开发九华，巧夺天工，创造了别具风格的佛教建筑艺术。

建国后，特别是1979年对外开放以来，九华山被列为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，旅游事业迅速发展，法炬复燃，佛地重光，吸引着海内外众多的信士、游人、科学工作者前来朝山、观光和考察。

历史进入了新的时期，九华山亟待进一步开发和建设，各方面需要了解它的历史和现状，编纂新山志便提到日程上来了。

“我国家汇集天下舆图，以纂大一统之全书，犹众星之经天，无不拱极；江河之行地，莫不朝宗。山川志乘，在

所不略也。”(清康熙《九华山志·李灿序》)。九华传世之志,始于明嘉靖五年(1526),为江南巡抚陈凤梧所修。继后万历二修、崇祯一修,康熙、乾隆各重修一次。道光时陈蔚编辑《九华纪胜》,光绪二十六年(1900)谢维喈、周贊和民国27年释印光各重修一次。此后,《九华山志》的编修中断了半个世纪,致使这段九华山的历史演变,缺乏可供查证的系统资料。

“盛世修志”。1983年安徽省政府决定将《九华山志》列为全省新修的山志之一。年底,九华山管理处即成立了编委会和办公室,选调人员,制订了编纂规划。1984年至1987年,编志人员经过广征博采,勾稽史籍,实地考察,辛勤笔耕,数易其稿,终于完成了35万字的山志初稿。1988年6月召开了《九华山志》稿评议会,得到与会专家、学者热情指导和帮助,对志稿进行了全面的修订。

新编山志是时代的需要,也是一项新的工作,在编志工作中,我们借鉴了《黄山志》等新志的经验,就提高山水志质量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。第一,坚持求实,体现科学性。山志是记载山情的资料汇集,编者注意客观地记述本地的历史和现状,科学地反映自然环境及人物的社会活动,既不粉饰历史,也不回避历史,力求真实性和科学性的统一,以便使新山志起到“资治”、“存史”、“教育”等作用,切实服务于当代,造福于后代。第二,突出特性,体现地方色彩。九华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,风景奇秀,由于佛教的渲染,使秀丽的自然风光涂上了奇异的色彩。与其他佛山相比,九华山寺院之密布、建筑风格之迥异、文物之荟萃、“地藏道场”在海内外影响之深广,均有

其特色。新编《九华山志》着力写好“佛教”和“胜景”篇，占全志篇幅的四分之一。其他篇目也与“佛教”紧相关联。实践说明，越是突出了九华佛山的特点，就越能显示出它在国内外的知名度。第三，力求创新，体现时代性。在继承旧志优良传统的基础上，在体例上作了创新。新设的篇目有概述、自然环境、旅游和管理，体现了时代性。与旧志相同的篇目则注意吸取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，洗刷唯心精神，纠正谬误，一扫旧志中的神秘色彩。

清人李灿在康熙《九华山志》的序中说：“夫志者，纪也。纪山川之灵异，以甲天地之大观；纪贤哲之徽音，以让人文之萃聚。然而兼而有之者，戛戛乎其难矣。山川志乘，岂易言耶？”古人修志言难，今人修志要做到思想性、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，更是不容易。主观上，编者的思想和知识水平有限；客观上，由于年代久远，历史资料残缺，难以考辨；九华风景奇秀，难以描全；九华建设日新月异，更难尽述。疏漏谬误之处，在所难免，恳请广大读者、专家、学者匡正。

新编《九华山志》是九华山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宏伟的工程，它的竣工，浸注着领导、专家的深情关怀，寄寓着各界人士的重托厚望，融汇了编修、出版工作者的集体智慧。它的出版，将为安徽山水志丛书增添新的姐妹篇，既可作朝山、旅游者的指南，也可供科学文化考察之用，必将有益于九华山的进一步开发和建设。因此，我受山志编纂委员会的嘱托，乐为之序，并借此机会，向一切给予指导和帮助的单位和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！

一九八八年五月于九华山

概 述

九华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，它以佛教文化和奇丽的自然景观为特色，是旅游观赏和开展科学文化活动的山岳型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。

九华山位于安徽省青阳县西南境，北俯长江，南望黄山，东临太平湖，西接池阳（即贵池）。山境南北长约40公里，东西宽约30公里，风景区总面积120平方公里。中心位置（九华街）的地理座标是东经 $117^{\circ}8'$ ，北纬 $30^{\circ}5'$ 。

九华山，古属陵阳山区，号九子山。唐天宝年间，大诗人李白“曾由金陵上秋浦，更九子山名为九华”（《贵池县志》，清光绪九年重修本）。清人王琦考证，李白于天宝十三年（754）冬，应友人韦权舆、高霁的邀请，聚会于九子山西麓的夏侯迴家，互相吟唱，写了《改九子山为九华山联句》，并在诗序中说：“青阳县南九子山，山高数千丈，上有九峰如莲花，按图征名，无所依据。太史公南游，略而不书。事绝古老之口，复阙名贤之纪。虽灵仙往复而赋咏罕闻，予乃削其旧号，加以九华之目。”他吟唱的“妙有分二气，灵山开九华”，佳名杰句成了九华山的“定名篇”。天宝十四年，李白赠青阳友人韦仲堪“天河挂绿水，秀出九芙蓉”的诗句，又是一曲脍炙人口、名扬千古的九华绝唱。

诗仙为九华山扬名之时，新罗僧金乔觉亦在此地，“得道显异而山益彰”（清康熙李灿《九华山志·序》）唐开元末，新罗僧金氏，法名乔觉，航海而来，卓锡九华，苦修数十载，贞元十年（794）九十九岁圆寂后，被僧徒尊为地藏应化，并建肉身塔供奉。从此，九华山成为举世闻名的地藏王道场。《金陵琐事剩录》载有西域三僧，在该国能望见大明国四山之气：“九华山铁气，普陀山铜气，峨眉山银气，五台山金气。”虽是神话之说，但从明代起，九华便居中国四大

佛山之列，并以“大九华”之称而闻名于海内外。

“大江以南，山之峭拔而秀丽者莫如九华”（明嘉靖陈凤梧《九华山志·序》）；“此山秀削玲珑，本创造于天工”（清康熙江有良《九华山志·序》）。九华山风景奇秀，其形成有它的内在因素和外在条件，可说是大自然艺术师的精工杰作。据现代地质考察资料，约在距今四亿年以前，此地曾被古扬子海所淹没。两亿年前，在一次名为印支运动的地壳运动中，古扬子海干涸，九华山巨变为陆地，此后经过几次造山运动，九华山花岗岩体从地壳之中，隆起于地表。由于花岗岩的垂直节理特别发育，加上长期的雨水冲刷、风化剥蚀和长短不同的水平节理的切割等外力作用，以致形成了奇峰峻岭、重峦叠嶂、悬崖峭壁、怪石峥嵘的花岗岩山地地貌。境内遍布幽谷深潭、飞瀑流泉，绘成了一幅幅清丽多姿的山水画卷。

九华山群峰竞秀，素有九十九峰之称。其实，“九华群峰之特出者以数十计，争峙其间者以数百计。称九十九峰，亦好事者概成其数，不能缕悉也。”（明·刘廷銮《九华山录》）九华山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峰有二十余座。十王峰为第一高峰，海拔1342米。拱卫其周围的群峰，千姿百态，琳琅满目。天台峰、天柱峰、独秀峰、花台峰、云外峰，如台似柱，耸入云霄；莲花峰、芙蓉峰、翠屏峰、翠微峰、滴翠峰、翠盖峰，有芙蓉出水之姿；其他如五老、七贤、九子、列仙、少微、狮子、伏虎、蜡烛、香炉、钵盂、笔架诸峰，或拟人，或象兽，或状物，无不呈奇献秀。“观音慈航”、“仙人击鼓”、“大鹏听经”、“金龟朝北斗”、“犀牛望月”、“雄鸡叫天门”以及“飞来石”、“棋盘石”等嶙峋巧石，莫不神工鬼削，妙趣横生。山间清泉潺流，秀溪萦环，银瀑飞泻，景观迷人。山西五条清溪横贯，汇六泉口，经五溪河、九华河注入长江；山南三溪和山东两溪分别经过三溪河、陵阳河汇入太平湖。名泉有龙女泉、金沙泉、天池泉、六泉等；幽潭有百丈潭、弄珠潭、鲇鱼潭、饮猿潭、伏龙潭等；尤有那“悬水落成千丈玉”的“碧桃岩瀑布”、“百丈箭瀑”、“龙池飞瀑”，优美传奇的“舒潭印月”和“九子泉声”，更富山水之情，给人以美的享受。

九华山地处北亚热带，不仅受到湿润季风的影响，而且受到山区海拔高度、地形地势的制约，所以具有温和、湿润、阴凉等山区气候特点。据气象部门资料，九华山（以九华街为中心）年平均日照1765小时，年平均气温13.4℃，最热月（7月）平均气温25.5℃，最冷月（1月）平均气温-0.1℃；年降水量2437.5毫米；全年雾日168天。故九华山夏凉秋爽，堪称“清凉世界”，诚乃避暑佳境；而“多雾、多雨、多寒”，又是九华山气候的个性特征。日出、云海、佛光、雾凇、雪霰等蔚为奇观。

九华山物华天宝。由于地势错综复杂，风化层较厚，气候上具有垂直变化的特点，雨水充沛，适宜于各种林木和经济植物的生长。现已查明，自然分布维管植物1400余种。其中珍稀树木有银杏、香果、青檀、红豆树、青钱柳、金钱松、珍珠黄洋木、铁杉、天女花、马褂木等。经济林有黄山松、毛竹、油桐、杉树等。风景树种类繁多，有被人们颂为“天下第一松”的“凤凰松”和“驼鸟松”、“蒲团松”、“倒挂松”以及银杏树、马褂木等等，争奇献媚；千亩“闵园竹海”，郁郁葱葱，山风乍起，松涛竹韵，交响成雄浑的乐章。花卉有金步摇、仙桂、木莲花、玉兰、杜鹃、钵囊花、龙须草、九节菖蒲等。名贵药材有天麻、贝母、人参、杜仲、石芝、黄连、黄精、首乌、茯苓、三尖杉、金星草、凤尾草等。出没于深山密林的珍禽异兽有金钱豹、灵猫、黑麂、羚羊、猕猴、梅花鹿等48种兽类，并有长尾雉、黑鹤、白鹇等168种鸟类。旧志称“九华有三宝：金钱树、娃娃鱼（大鲵）、叮当鸟。”其实，九华山何止“三宝”？“九华毛峰”茶和黄精、冰姜等特产，早已蜚声中外，石鸡、香菇、木耳、冬笋亦久负盛名。九华山处处藏珍宝。

神奇的大自然赋予九华山奇异的神采和诱人的魅力，向为历代名人学士所青睐。“人藉山之钟秀，山藉人以传奇”。自大诗人李白游山之后，文人学者慕名来山，络绎不绝。他们用审美的眼光、艺术的妙笔，多角度地体察山情，描绘风光，为九华胜景传奇添彩，为九华山川增辉生色。唐代著名文学家刘禹锡游九华时，惊叹：“奇峰

一见惊魂魄”，“自是造化一尤物”，特作《九华山歌》，赞美“九峰竞秀，神采奇异”，誉之为“江南第一名山”。宋代文学家王安石赞誉它“楚越千万山，雄奇此山兼，盘根虽巨壮，其末乃修纤。”（《和平甫舟中望九华山》）。诗人陆游认为王安石“修纤”二字，“最极形容之妙”。宋人王十朋在《望九华杂著》中说：“九华之胜，不在山中，从江上望之，秀逸清远”，故苏舜卿、苏辙、晁补之、文天祥、汪道昆等人都有远眺九华之作。他们诗文中虽有开阔之视野，缥缈之意境，但不能尽瞻山中之奇妙。明代哲学家王阳明两居九华，深感“何人不道九华奇，奇中之奇人未知”（《登云峰望，始尽九华之胜，因复作歌》）。继后，汤显祖、魏源、袁枚、施闰章等人深入游山，“览景物之攸珠，睹烟霞之变化，有得于中，发为文章，播为歌咏”（清康熙李灿《九华山志·序》）。清人周贊在编辑《九华山志》时，对前人的“传奇”进行了评价：“谪仙为九华真知己”，但“谪仙亦只成九华之名耳，而未知九华之奇”；刘宾客惊为“尤物”，“知有奇，而未知奇中之奇”；王阳明以为奇中之奇，然“亦未能尽见奇中之奇。”周贊则“出入烟霞，直与九华为半臂者十五年，近复穷天柱山仙踪，考姑泉之轶事，且并其奇外之奇而搜括之。”他将神话传说和人文遗迹融汇到自然奇观中，概括出著名的“九华十景”：天台晓日、化城晚钟、东崖晏坐、天柱仙踪、莲峰云海、桃崖瀑布、平冈积雪、舒潭印月、九子泉声、五溪山色。当然，九华之“妙”亦不限于这“十景”，但它将九华奇秀，上升到一定境界，更加令人神往。

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”。风光秀丽的九华山由于历代道人和僧侣的经营开发，保存了灿烂的宗教文化，享有“仙城佛国”之称。早在西汉元封年间（前110—前105年）窦伯玉为陵阳县令时，他好道入山修炼，在此留有“骑白龙飞天”的传说。唐代开元年间（713—741），朝廷特许道家在此山营建“开元观”、“仙坛观”。乾宁间（849—898）名道赵知微居碧桃崖，建“延华观”，既炼丹，又“种桃千株”，一时名噪京师。九华山曾被道家封为“三十九福地”（《福地考》）；并相继建有“云峰堂”、“玄夷堂”、“九华正院”、“白云观”等道

观，但与“隆之极盛”的九华佛教相比，显得十分苍凉。究其原因，一是朝廷支持甚少。二是没有著名的道士传法。三是九华佛教处于优势地位，道佛的融合，道教渐被佛教所取代。1949年以后，道士、道姑寥若晨星。今天保留下来的仅是一些道观遗址、文物和传说。

“天下名山僧占多”。九华名山的形成，与佛教的兴起密切相关。据旧志载，佛教初传九华，始于晋隆安五年（401），天竺僧杯渡来山创建茅庵，传经布道，但影响甚微。至唐开元末，新罗僧金乔觉卓锡九华，应化为地藏灵迹，遂成道场。从此，僧众云集，寺庙林立，香火不绝，九华佛山日益兴盛。

五代以后，特别是明清以后，我国汉地佛教随着社会经济、政治的变化，时盛时衰，但“衰”是其趋势，而九华山佛教却“衰”中见长，影响与日俱增。其特点和原因概述于下。

地藏大愿的感召力，使九华佛山名闻遐迩。地藏，是大乘经中所说的他方世界的菩萨。《地藏十轮经》谓其“安忍如大地，静虑可秘藏”，故名“地藏”。他在释迦既灭、弥勒未生之前发下宏愿：“众生度尽，方证菩提，地狱未空，誓不成佛。”人们尊之为“地藏大愿”。据《神僧传》记载，佛灭度一千五百年后，菩萨降诞于新罗王家，名金乔觉。他出家后航海来九华，“遂证道于斯”。其后，佛子们认为地藏菩萨“应化在阎浮东土之九华，此东土众生莫大之幸，更九华莫大之幸也”（民国释德森《九华山志》）。并颂扬地藏“功德无量无边，名号亦无量无边”（民国释德森《九华山志》）。故地藏在民间有众多的崇拜者，如明嘉靖《池州府志》所言，九华“远近焚香者，日以千计，叫呼膜拜，不绝于道”。此外，不少达官贵人，乃至旧上海青红帮头子，也“至诚”来九华朝山进香，捐款建寺，修桥补路，以期“赎罪积德”。

统治阶级的多方护持，寺院经济的发展，是九华佛教赖以生存的基础。九华山的庵堂寺院多为私人募建，虽无皇家直接敕建的寺院，但历代统治者往往利用佛教巩固自己的统治，粉饰太平，也给